
ICANN78 | AGM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PH
汉堡时间 202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 — 10:30 至 12:0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之间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场会议正在录音，请大家自觉遵守 ICANN 的预期行为标准。本次会议将提供七种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分别是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你可以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请所有讨论组成员自报姓名，以合理语速发言。请注意，本次讨论将仅在 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成员之间进行。所以，我们今天不接受听众提问。不过，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在聊天窗口中留言。你可以使用聊天机器人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应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 (Respond to all panelists and attendee)。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留言。若要查看实时速记，你可以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显示字幕” (Show Caption) 按钮。好了。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发言。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发言权交给了我，我是贝基·拜耳。在座的各位，你们好！通过网络参会的所有人，你们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本次会议是选区日第 3 天的首场会议。希望大家在发言时尽量把每句话说得清楚完整。首先，请董事会向签约方机构提问。有请萨曼莎 (Sam)。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ANTHA DEMETRIOU): 谢谢，贝基。抱歉，其实应该请阿什利 (Ashley) 提出第一个问题。

阿什利·海内曼

(ASHLEY HEINEMAN): 首先，谢谢大家。我们还想借此机会感谢艾芙丽 (Avri) 和马修 (Matthew)，感谢两位在任期期间所付出的一切。我们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向你们俩表达这一谢意。很荣幸能够与你们俩一起共事，虽然你们已计划卸任，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延续这种合作关系。谢谢你们。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谢谢阿什利。好的。我代表所有签约方机构 (CPH)，感谢你提出的问题。CPH 带回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提议想要与董事会讨论的话题都与这个问题完美贴合，因为这些都是未来 3-5 年内在许多情况下会继续发展演变的事情。我们稍后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与后续流程相关。这个时间点刚好合适。

对于我们想要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我们认为其不仅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健康和有效运作密切相关，而且还关乎外界及从来没有参加过 ICANN 会议的人们对这项工作进展情况的看法，对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如何协同运作、如何制定政策以及如何共同应对极具挑战性且对互联网影响巨大的事物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主题思想与我们想要讨论的所有话题多少都有一些关系，其不仅是未来 3-5 年战略规划的核心和基本要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关乎更长远的未来，正如马修刚刚在上一场会议中所说的，对吧？

制定战略规划时不能只着眼于未来 3 年。也不能只着眼于未来 5 年。而是要着眼于未来 10 年乃至更长远的将来。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都非常具体，但是它们对于我们作为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究竟要如何协同运作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我们认为，这将是我们现在及未来数年都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

贝基·拜耳：很好。我认为你说的都很对。我们对这一点有任何建议、问题和意见吗？好的。

萨曼莎·德梅特拉：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吧。

贝基·拜耳：首先，我们来看签约方机构就注册数据政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萨曼莎·德梅特拉：好的。有请阿什利为我们引入这个问题。

阿什利·海内曼：大家好。谢谢。我是阿什利·海内曼。我担任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是的，我们提议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想清楚表明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开始这项工作。我们希望确保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很期待能够考虑各种方案，寻找各种方法继续推进注册数据政策的下一步工作。众所周知，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我想请

马克 (Marc) 就这个问题讲几句，马克一直是实施审核小组中一名非常活跃的成员。

马克·安德森

(MARC ANDERSON):

谢谢阿什利。我是马克·安德森，是签约方机构在注册数据政策方面的代表。正如阿什利所说，我从一开始就是这方面的成员。我是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中的一名注册管理机构代表。我全程参与了 EPDP，后来我又成为了实施建议团队 (IRT) 的成员。因此，见证这项工作的完成对我个人来说也利益相关。在一件事上花的时间越多，这件事就会变得越来越私人化，我当然希望这项工作取得成功。

正如阿什利所说，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向董事会强调注册数据政策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们也认为，无论对于签约方机构还是社群来说，这项政策不仅是在发布上，在其他环节也会产生后果和影响，因为数据隐私和保护的话题关注度越来越大。在本届 ICANN78 会议中，我多次听到与即将发布的 NIS2 法规相关的话题，这方面肯定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我们希望注册数据政策成为一项成功实施的产品。我们常常提到，要信任和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成功实施这项政策肯定符合这一要求。我就说到这里吧，看看大家是否有任何想说的或其他任何看法？

贝基·拜耳：

谢谢马克。首先，我想说的是，董事会肯定也非常期待成功实施这项政策。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与该项政策的紧急请求。我想应该是第 10.6 节。GAC 的建议或

者说请求是，“继续实施这项政策，但先删除这一节内容，待我们进行仔细检查”。

董事会考虑了 GAC 的请求，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认为有一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我们支持发布政策，删除第 10.6 节，并就其开展进一步讨论。我们必须就如何开展进一步讨论跟 GNSO 理事会进行交流，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形，那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政策建议，但是现在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同意重新思考一番。不过，我们十分期待能够继续推进 EPDP 第一阶段政策的实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问签约方机构或董事会是否还有想要提出的其他看法？

马克·安德森：

谢谢贝基。我是马克·安德森。在我们提出这个话题之后我曾想知道，我们了解到 ICANN78 会议期间我们将召开一次 IRT 会议，专门讨论这个具体的话题，那就是，删除你刚刚提到的第 10.6 节后，要如何继续实施注册数据政策。我们希望在议程中保留这一话题，以此强调这个话题对我们而言的确极为重要，同时也确保董事会清楚了解这一点。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 IRT 会议将在明天举行，届时会讨论到这个具体的话题。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我是萨曼莎。我想补充一点马克所说的，我觉得在会议中保留这个话题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而且里克 (Rick) 也提出这项政策的重要性，是因为本周关于监管动态、NIS2 以及欧盟其他方面变化的讨论非常多。另外，也因为这个话题与未来的战略规划这个主要问题相关，同时也关乎与政府机构的交流、ICANN 的公众形

象、社群及其与全球监管机构开展的工作，以及其在制定会影响 DNS 的政策上如何维护自己的立场和角色。

我认为，我们能够表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MSM) 带来的真正具体的成果，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例子极其重要。很显然我们都知道，政府监管注册数据领域关乎他们自身的利益。虽然我们都觉得很繁琐。但是，没错，很显然存在这种利益。我觉得，要想获得外界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应该在 MSM 内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证明 MSM 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果。我认为，虽然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理解这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时候有必要重复一下，值得公开提出来，说明为什么这是 ICANN 在持续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始终关注的一个方面。

贝基·拜耳：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你就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提出的“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是必须说到做到”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确实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向你保证，董事会也很清楚及时实施政策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我们作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支持者真正有在尽职履责。还有其他人吗？宏安 (Edmon)？

钟宏安 (EDMON CHUNG)：

是的。对于萨曼莎所说的，我认为这的确非常重要。我想确认一下我没有理解错：删掉第 10.6 节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继续实施，因为删掉这一节不会阻止政策的实施。这刚好能够证明我们能够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我只想确认一下我的理解是对的。对吧？

萨曼莎·德梅特拉： 是的。宏安，我是萨曼莎。你的理解肯定是对的。注册数据政策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将这些内容实施到位并使其生效非常重要。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没有必要太过纠结第 10.6 节。

贝基·拜耳： 我在 Zoom 会议室中的权限不够高，所以我无法看到是否还有人提出了其他问题。好的。确实没有。尽管我们先前说过，我们不接受听众的提问，不过我们当然欢迎坐在观众席中的签约方机构成员加入对话讨论。我们有一把移动式麦克风。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好。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下一个问题，抱歉，下一个话题是关于意向声明的透明度，有请布莱恩 (Brian) 引入这个问题。

布莱恩·西柏立科
(BRIAN CIMBOLIC)：

谢谢萨曼莎。大家好。我是布莱恩·西柏立科，来自公共利益注册管理机构 (PIR)。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 和我今天要讨论一个在最近引起了一些关注的话题，那就是 ICANN 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代表和参与上的透明度。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此前 GNSO 曾提出一条待决建议：保留现有漏洞，让个人可以参与 ICANN 和政策制定工作，而不用披露其客户或顾客的名称。CPH 认为，这个漏洞不符合 ICANN 的章程。章程要求 ICANN 及其选区机构应在最大可行范围内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运作。目前，全球的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要求游说者披露并登记他们

代表的客户是谁，无论他们是否为律师。欧盟、美国、经合组织乃至全球各地的立法机构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想提出的一点疑虑是，我听到有人说，要求提供这种程度的透明度可能会违反职业道德义务。这种说法不正确。虽然确实存在对客户身份的保密要求，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获得客户的知情同意。一旦客户给出知情同意，那么律师或其代表就可以继续参与 ICANN 和政策制定工作。要求披露身份是全球各地政策制定领域的规范做法，所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 ICANN 选区机构要故意给自己定一个更低的标准。

虽然这个问题出现在 GNSO 中，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只是关乎某一个 SO 或 AC，在我们看来，每一个选区机构都应该遵守 ICANN 章程对透明度的要求。我们认为，修复这个漏洞将能迈出明显且积极的一步，向外界表明 ICANN 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透明度承诺的履行。我们希望能与董事会交流，看看你们对一方在不披露其代表谁的利益的情况下参与 ICANN 政策制定工作所持有的想法，以及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章程对透明度的要求。

贝基·拜耳：

谢谢。詹姆斯？

詹姆斯·布雷德尔：

好的。谢谢布莱恩。我是来自注册服务机构的詹姆斯·布雷德尔。我参加了负责拟定这些建议的任务组。因此，我非常担忧的一个想法是：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理事会上对此投反对票，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个工作体系。遗憾的是，其中确实存在一些我们想要保留的好建议。然而，我们面临一个“例外情形正在吞噬规则本身”的典

型情况，如果个人可以单方面决定且无需任何检查或外部问责就可以选择不遵守我们提议的透明度要求，那么这些新提议本可带来的任何好处都将消失殆尽。

我很担心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布莱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参与 ICANN 的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说明他们代表的是一家公司、代表他们自己还是代表第三方，并且要讲清楚第三方是谁。这一点与我们在本周听到的许多看法都有关系，包括莎莉有关信任的开幕致辞，以及有必要知道我们在开展所有这些工作时，是和谁在对话，和谁在合作，和谁在谈判。

这个问题在 GNSO 最近的工作中有些被忽视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社群中它涉及的范围更广，我们想向董事会强调一点，我不想越俎代庖取代格雷格 (Greg) 在理事会中的职责，但是按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很可能让理事会的谈判陷入僵局。我们想在这个争议话题上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争议将出现。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有请钟宏安代表董事会首先给出回复。

钟宏安：

好的。谢谢贝基。我来讲一下董事会对此的看法吧。有意思的是，我可能是董事会中在这方面利益牵涉最久的一个人，因此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也认为它非常重要。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董事会一直在关注有关 SOI 的持续讨论，我们理解这个话题的敏感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时候要想完全理解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确非常困难。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就章程

中规定的开放和透明度承诺达成一致看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听得很清楚，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听得很清楚，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在这个话题上，我想向签约方机构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提到了动机和 GNSO 理事会所开展的工作，具体是哪些地方会出现你们所说的僵局？我们如何才能不失去这个工作体系，继续向前推进？是否存在需要理事会提供帮助的地方，或者在解决提出的一些问题时，是否需要法律建议？如果是，欢迎你们通过政策员工向我们提出请求，获取需要的法律建议，以解决提出的问题。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始讨论的一点是：董事会在目前这个时候进行干涉，说“我们觉得你们应该这样做，我们认为 ALAC 这样做才对，我们觉得你们要这样做才对”，是不太合适的。据我们所观察到的，GNSO 即将取得不错的工作成果，我们希望加深对他们的了解并及时为他们提供帮助。这或许能成为社群其他方面可以参考的一个蓝图。贝基，你有补充的吗？

贝基·拜耳：

没有。我只是想强调一下宏安刚刚所说的，我们理解“不透明的做法实际上是否符合章程的要求”这个问题。我们的确认为这个问题是相关的，如果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詹姆斯·布雷德尔：

好的，谢谢宏安和贝基。我就直话直说吧。我不知道在理事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这一点是否会无法通过。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保持一定士气继续讨论，不要失去这个工作体系，而是从根本上将这个问题扩大到超越 GNSO 的范畴，在社群内展开更广泛的讨论，包

括从 ICANN 法务部获取一些专家建议，或许还可以从其他专家那里征集一些看法。

这不是 PDP，因此路线图一直都比较模糊。但是我们希望通过强调和关注这个问题，能让它不至于变成纸上谈兵。让它成为在社群内开启更广泛对话的预兆。在这项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虽然这是特定于 GNSO 的项目，但是它也适用于其他 SO 和 AC，后两者都参与了 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而且这也关乎他们对自己组织的管理方法。它涉及的范围比我们想要解决的范围更广。

贝基·拜耳：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社群的其他方面对此提出了关切。这也是昨天 GAC 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之一。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或者就像宏安所说的，我们很清楚章程中的要求，并且我们也可以提供资源帮助推进这项政策或开展讨论，我们愿意这样做。阿什利，请讲。

阿什利·海内曼：

好的。我是阿什利，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我想再说一遍，确保你们能够清楚了解我们的关切。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希望董事会立即采取具体的行动。我认为，能够提供信息也是非常好的。这是很好的第一步。我们也在考虑其他方法。ICANN 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工具可以利用。不只是 PDP。还有一些跨选区对话。

我们有问责制审核。虽然我还没有确定相关的时间框架。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随着 GAC 加入讨论，很明显这已经关乎社群的利益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齐聚一堂，彻底了解这个问题和关切点所在，对每个人理解清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希望继续开展这项

工作，同时我们也十分期望能够找到一些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
谢谢。

贝基·拜耳： 好的。请讲。请问这位是谁？噢，杰夫 (Jeff)，请讲。请把麦克风递给杰夫一下。

杰夫·纽曼 (JEFF NEUMAN)： 谢谢。抱歉。我是杰夫·纽曼。我想知道，是否正如宏安所说的，如果有人向董事会提出问题，我想重申一遍，因为问题之一在于，向董事会提出问题，是否这些问题必须要由 GNSO 理事会提出，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在理事会中陷入了僵局。假如问题是由签约方机构提出，是否足以让董事会正式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说在你们看来，必须由全体理事会成员正式提出的问题才会得到考虑？

这个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很多次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动机达成一个折中方案或说服人们改变其最初立场。所以，我想问的是，董事会会接受以哪种形式提出的问题？

贝基·拜耳： 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每天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我们必须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不太适合采用 PDP。我认为，不存在任何规则会阻止我们接受来自社群任何成员提出的问题。如果杰·杰森 (Jay Jason) 在观众席中，他可以提醒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倾听社群所有成员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职责。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好的。谢谢。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前面大家提到过有很多工具可以利用，包括跨社群工作组。这可能确实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在我讲出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人忍不住咬牙咧嘴了，但是这实际上可能确实是讨论这个具体问题的好方法。据我所知，要想采用这种方法，只需要获得几个 SO 和 AC 对这个观点的认可。

通常而言，要说服 GNSO 采用跨社群工作组的确是个挑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服他们，不过听你们讲你们似乎已说服 GAC。而且似乎你们也能够说服其他团体。因此，如果你们真的要这么做，这当然是一种将问题升级到接近 PDP 层级的方法。

另外，我听到你们在之前的发言中使用了“游说者”这个词。我想建议的是，要谨慎使用这个词语，除非你确实是想表达这个词语本身包含的全部含义，因为它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府关系方面的概念。但是无论你们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当然，你们想要表达的概念肯定不是政府方面的游说者，但是我们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把这个词语理解为它包含的全部含义。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语，现在听到你们在说，我就想指出，你们真的确定是想要用这个词语吗？谢谢。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艾芙丽。我简单说两点。首先，我很抱歉。我以后会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表情，下次再有人提到跨社群时，我就能面不改色了。因为工作中的确遇到过相关的挑战。不过，是的，是可能的。我们提到这的确是一种可能的方法，我们也会向审核小组提议，总而言之，我们想要探索所有不同的机制来提高这一话题的关注度。

我们使用“游说者”这个词是非正式的，因为我们想要在外界找到一个可以类比 ICANN 的词。我们听到过，比如，我认为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 ICANN 不是政府，ICANN 不是立法机构，因此这个词语不适合，但是我们也听到过，既然这样，那么透明度要求也不应该适用。我们在工作中曾说过，ICANN 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因此，寻找或期望有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完美类比物，并表示“我们应该依葫芦画瓢”并非长远之计，相反，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寻找一个与我们采用的模型最为接近的相似物和替代物。尤其是布莱恩提到的，当几乎所有人都就其中一些建议的含义达成一致时，我认为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词语被理解为明示或暗示的含义，我很抱歉。但是我们其实只是想用它来指代大家都熟悉和已知的其他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可以考虑在这个模型中使用这个词语的原因。

弗朗克·卡拉斯科：

米凯莱·内伦 (Michele Neylon) 提了一个问题。

贝基·拜耳：

等一下。布莱恩要补充一下。米凯莱，下一位就是你。

布莱恩·西柏立科：

抱歉，米凯莱。我同意詹姆斯的说法，不过用“游说者”一词是我的错。非常抱歉，杰弗里 (Jeffrey)。我们谈到了目前可以使用的工具，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修复漏洞本来就已经够困难了，而那些想要保留这个漏洞的人还会利用漏洞本身来保护漏洞。这就形成了一

个恶性循环。贝基刚刚提到过，董事会有独立的责任确保组织的运行遵守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认为，如果董事会能够清楚表明其对选区机构运作方式的期望，将对整个社群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章程不仅仅规定了 ICANN 的运作方式，还具体说明了 ICANN 及其选区机构应该在最大可行范围内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运作。在我看来，这明显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董事会可以向社群表明他们在匿名参与和利用漏洞方面的期望，这真的会带来巨大的帮助作用。

贝基·拜耳：

谢谢布莱恩。米凯莱。

米凯莱·内伦：

谢谢。上午好，我是米凯莱。我就不重复大家刚刚所说的了，但是我想在这一点上发表一下我的个人观点。今年是 ICANN 公开成立的第 25 年。我们大家都喜欢接触的唯一标识符系统政策相关工作，所有这一切已经发生变化。25 年前，互联网处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边缘。如今，互联网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核心。

所以，ICANN 在政策制定上的运作方式不能再是一种事后补救的学术之举。要求我们以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这是其他第三方会关注和调查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很简单。当我拿着麦克风讲话时，大家都知道我是谁，我代表哪家公司。同样的，詹姆斯或艾伦 (ALAN) 或其他任何人讲话时都一样。那么，在这个团体中，在我们所了解的 ICANN 中，为什么其他人可以遵守不一样的规则呢？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公平的问题。如果我必须表明我是谁，我代表谁，那么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利益冲突的问题将始终存在。你不知道为什么某个人要发表某种观点，他们是否有某种隐蔽的动机，他们是否会受益于这项政策。因为现在这其中涉及的金钱数额已经不是区区小钱了。我们讨论的决定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期望人们保持透明，公开其身份，公开他们代表谁，为什么要代表该方，哪些观点是重要的，这些是最基本的要求。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米凯莱。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有话要说。

克里斯·狄思潘：

大家上午好。我是克里斯。我想就法律建议这一点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谈到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哪些解决方法可以使用。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确定章程对我们的真正含义，因为他们是站在老律师的角度发言的。如果法律建议是：我们将章程中的透明度规定理解为必须披露，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可以使用的流程。如果建议是我们认为章程无法帮助解决这个争议，那么我们必须采用另一种不同的流程。因此，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至少在确定我们需要使用的流程之前，就章程的真正含义获得一些法律建议，因为需要什么流程取决于建议是什么。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克里斯。还有其他问题吗？我现在可以看到举手了，但我没看到有人提问。大家应该都是同意以后使用“倡导者”而不使用“游说者”，因为政策制定流程中需要倡导的事情非常多。这是一个中性词。好的。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的讨论了。

萨曼莎·德梅特拉：

再次感谢大家。大家的讨论非常精彩。因为过去一小时的讨论，我们更加熟悉上一个话题了。萨巴斯蒂安 (Sebastian) 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见解，但是我认为今天我们要把讨论重点放在签约方机构直接提出的问题上，因为未来几个轮次会对他们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有请克鲁斯·戈雷 (Crews Gore) 为大家引入这个话题。

克鲁斯·戈雷：

谢谢萨曼莎。我是克鲁斯·戈雷。我担任品牌注册管理机构团体的主席，也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成员。当 SubPro 实施规划宣布 2026 年 4 月为预定日期之后，我有机会回到社群中与未来的申请人见面，讨论这个日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对自己的申请有何预期。这些讨论最终都提到一个词，那就是，品牌和品牌社群以外的其他申请人都需要“可预测性”。

初步时间表和 2026 年 4 月这个预定日期可能会给申请人造成障碍，因为申请开放期非常长。申请人需要确保他们必须在此之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他们需要与当地政府见面获得某些批准，或者他们需要在自己的组织内筹措资金。在许多这些事情上，他们都需要向合作伙伴提供一个初步日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推进工作，申请他们的 TLD。

商业机构需要满足具体的截止日期，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可能之前忘记告诉大家。这个项目非常大，我理解其中可能存在变量，但是商业机构自己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也正是我们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看看我们是否能接受一个初步日期还是说必须是具体日期，比如从 .brand 的角度来看。

我们目前有自己的 .brand，我们不是未来几轮的申请人。我们的财年和日历年是不匹配的。如果我们把日期定在 2026 年一季度，变量就会增加，前后只是相差一两个月。如果到下个季度才完成，我制定的预算计划，我向上司和组织提交的预算计划，可能就会泡汤。我们将无法提出申请。这将对一个企业带来巨大的信誉损失或不可预测性，有人就会说“他们说好会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但实际上却没有”。这可能导致无法完成相关 TLD 的申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支持制定一个初步日期或者说预定日期，可能会在无意间对未来的许多申请人造成障碍。最终可能对这个项目的采用产生负面影响。我想代表现在及未来的签约方提出的建议是，ICANN 董事会应该与组织合作，共同制定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努力遵守的具体日期，这才是合适的做法。这将为未来的申请人提供可预测性，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刚才也听到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Sebastian Ducos) 问到，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这个具体的日期，需要提前多久知道。考虑到品牌、GO 需要与他们的当地政府机构协商，我认为，可能需要比实际开启申请轮次提前两年知道才合适，这将能够为今后的申请人提供所需的时间开始制定预算计划，在他们的组织内、向社群内的合作伙伴为运营战略筹措资金，从而确保当申请轮次开启时，他们能够做好准备。以上就是我想说的，还有其他社群成员想要发言的吗？

杰夫·纽曼：

是的。谢谢。我是杰夫·纽曼，我没法在聊天窗口中将名称改为 .hip hop。因为 Zoom 设置的缘故，不是讨论组成员就无法更改名称。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是，.hip hop 还没有决定未来是否要申请。

但是我想说的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定一个日期。而是提供申请人在决定是否要在下一轮中提出申请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期。还需要知道费用是多少？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的预评估流程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我知道已经有一些预定日期，但不是具体日期。因为只有知道具体日期后才能决定费用是多少或者申请人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可以这么说，ICANN 内部需要为这个项目开展的所有准备工作，申请人同样需要完成很多类似的工作。申请人需要招聘人员。申请人需要了解他们的承包商是谁。申请需要 — 因为评估要求证明你已经有能力启动新的顶级域。为此，你还必须将资源准备到位。想一想 ICANN 需要为这一轮次做哪些准备工作，申请人同样需要做很多工作。

一条建设性的建议可能是，我们可以碰个面，为你们提供申请人需要在某个特定日期前了解的一系列信息，打个比方，如果要启动轮次，4 月 26 日实际上就是合适的日期。那么我们就可以提供帮助并告诉申请人“你们需要在这个日期前了解这些信息”。对，虽然 ICANN 能够在这个日期启动轮次是很好的，但除非申请人在某个特定日期前知道某些信息，否则他们可能没办法在这个日期前提出申请。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你们提供帮助的地方，对，不仅仅是定一个日期，还包括一些其他关键条款和条件。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杰夫。我想首先有请莎莉来回答，但是我知道还有其他很多人想要来回答。

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谢谢。我知道今天在座的部分人也参加了之前我们与 GNSO 理事会举行的会议。我想说的可能有些重复。对于听了两次的人，我很抱歉，但这确实很重要。值得重申一次。谢谢你们。

关于日期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们所有人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启动下一轮？也就是申请轮次。我们都是指的它。当社群、组织和董事会在坎昆决定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动这一周期的启动时，这的确算是一项决定。这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决定，是我们共同在坎昆做出的决定。当时所有人都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喊着“加油，ICANN，加油！”

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开足马力在工作。熬夜、参加数不清的电话会议，大批社群成员自愿参与进来，董事会成员和员工开展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具体来说，我想提出的是我们已经决定 — 在坎昆会议之前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小团队，但是直到现在它才真正起作用。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支团队，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自那以后到过去一个月期间，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建立起了非常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培养了深厚的信任感，让团队深刻地了解了其中哪些是重点问题，你刚刚也提到了其中一些问题，杰夫，你说得非常清楚。在加入 ICANN 之前的许多年里，我一直是一名商人，因此我十分理解你说的话。告诉我我需要在什么时候做好准备，我好制定一个逆向工作计划，因为需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

当然，我还记得 10 年前或 11 年前，我们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大家不知道申请轮次是怎样的。我们是知道的。上一次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或者说至少知道一些情

况。同样地，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在前面的会议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仍然能感觉得到。你们也能感觉得到。但没有人想过要放弃。我们希望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从上一次汲取到了哪些经验教训呢？

我们学到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提前启动工作，弄明白各方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在某个时候自信地说出“我们将能够做好准备”。我们确实这样做了，这也就是 6 月我们在华盛顿发布的消息。抱歉，是 8 月。董事会在 6 月看了后表示“行。原则上来说这是不错的。我们就定在 8 月吧。”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在上一场会议中也说过，但现在我想重申一次。单就我们团队内而言，在这项工作上投入的时间都高达数百个小时。我开展了压力测试，特里莎 (Theresa) 和她的团队以及卡伦 (Karen) 也开展了压力测试，反复问自己“我们确定可以定在 4 月吗？我们真的确定可以定在 4 月吗？”我明确地说，“如果我们哪怕有一丁点的怀疑，我们就不能把它定下来。我们不能。我们不应该。我们也不可。这就是‘什么才是正确做法’的教训，也是我们从上一轮次学到的经验。”

所以，我完全同意有必要清楚地说明。自此以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们是通过小团队内部协作做出这项决定的，并不是组织独自做出决定的。董事会参与了，你们也参与了，今后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詹姆斯、你和萨巴斯蒂安所说，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遗憾的是，这些因素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从上一轮次中还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必须以适当方式编写申请人指导手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构建实际的申请系统时，我们将在业务需求上面

临风险。这是我们从上一轮次中学到的重要经验。我们必须、必须、必须以适当方式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如果失败，我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重蹈覆辙肯定是不明智的，是愚蠢的。我不希望我们重蹈覆辙。没有人希望我们重蹈覆辙。

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将申请人指导手册编写成册所需的工作，以推动业务需求？答案是，我们合作完成了大量工作。这些假设都写进了实施规划中，但是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个工作流程中。很明显，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不能赶时间完成政策制定工作，因为其中一些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而且它们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作为组织方，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贝基可以告诉大家董事会的看法，我在董事会的同事也将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集结了广泛的内部资源，以便我们在进入这个流程之后，具备灵活做出反应的能力。

艾芙丽的话是，[听不清 00:46:07]一点。在政策制定流程接近尾声时，一些方面比另一些方面灵活度更高。在我们共同努力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在正式杀青，翻过这一篇进入下一阶段时，我将负责确保为我们团队提供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以便能够与你们一起同步推进。我们不会给你们提供一个毫无灵活变动空间的架构。这一点也在我们的规划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阶段确定团队架构，提供一个真正广泛的，正如我在上一场会议中所说的，以人为本的领导班子，因为这不只是关乎流程本身。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们都必须始终风雨同舟。有时候事情可能不会按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我们任何人期望的方向。我们必须要有经验，要对彼此有信心，能够说出“好的，

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回过头来。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因为我们需要满足截止日期。我们定了一个截止日期。我们一致同意是 4 月。

在我们推进这个流程的过程中，我还想说的是，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很放心这个指导手册和我们过去六个月内所做的工作。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投入了巨大的领导力资本，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所以我才会相信这就是我们将要协同合作完成的事情。因为我确实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在我们完成制定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可能会更清楚地发现，这个日期是否在变得越来越明朗，就如你所说的，定一个日期，而不是月份。刚刚你提到了月份。这一点已经写进文件。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日期。我认为，即便是在现在的这场会议中，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因为我们在开诚布公地对话，在分享观点。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而且我们也将继续讨论。一旦出现这种可见度，我们所有人都将有信心继续向前推进工作。这就是我对此的看法。有请贝基。

贝基·拜耳：

谢谢。下一位有请旦科 (Danko) 发言，但是我想先说一下杰夫刚刚提到的一点，申请人需要完成什么工作？时间表是怎么安排的？我认为董事会有必要对此作出答复。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听到一些看法。旦科？

旦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C):

谢谢贝基。谢谢莎莉分享这些详情的观点。我想，我们所有人现在应该都很清楚，为什么董事会对莎莉和她的团队能够交付所有工作充满信心了。我们确实相信，组织正在全力以赴开展项目相关的工作。我希望在今天这场闭门会议中，包括董事会，来一场小小的头脑风暴。我们在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也希望听听你们对下一轮的看法。

我们从 SO/AC 领导会议中收集到一些反馈，当然也包括萨巴斯蒂安提到的日期。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理解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业务需求、你们的预算周期，你们需要时间去筹措资金、招聘人员等一切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认为这是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莎莉所说的，对于我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环节，有一些事情仍然在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文件中也说明了必须做出的许多决定。不过，随着我们不断向前推进，其中很多决定都有赖于社群开展的工作。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内部对此也做了一番思考，董事会在这些流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因为如果我们要定一个比较固定的日期并提高效率，这点也是我们在讨论交付内容时常说的，我们就必须为其中一些流程制定后备方案。

我认为，我们必须讨论这一点。我们是否，这里的“我们”指我们所有人，我们是否想提高效率？这可能就意味着，在一些决策树中，我们需要董事会作为后盾，然后我们才能对关键路线和日期更加确定。还是说，我们希望董事会把手放开一点？这就意味着，在一些情况下时间表将更为灵活，但也不至于太过模糊。

我认为，我们后面需要讨论这一点。随着我们采用协作共事的会议策略，在小团队中高效开展工作，这些决定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我认为我们走上了正轨。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对莎莉非常有信心，谢谢你做出这些解释。这些讨论都非常重要，我们欢迎你们提供任何信息，包括你们需要怎样的时间表，你们需要哪些信息，你们对这些流程可能持有的看法，因为不是我们在发号施令，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商讨决定。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旦科。詹姆斯和萨曼莎在等待发言。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贝基。我是来自注册服务机构的詹姆斯·布雷德尔。我尽量长话短说，因为杰夫和克鲁斯之前的发言已经涵盖很多我想说的话。行业内许多工作都是由 ICANN 率先启动的，因此在完成这个项目上，ICANN 也非常关心能够为相关工作提供后盾。

但是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我非常感谢莎莉所做的解释和她对这个流程抱有的信心。但是我想从我自身的角度补充的一点是，我发现我自己常常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向不同的听众解释和辩护 ICANN 扮演的角色，包括向我们公司内部听众和其他场合的听众。在我看来，对机构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来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信誉问题，我不是在随便说说。

我听到有人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或证据，质疑为什么我们要求 ICANN 履行的关键职能变得不可执行。我还听到有人讲，在提出使用其他域名结构时，有人激动赞许，有人火上浇油，对此我也一直将信将疑。

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了。我们需要全方位地思考，这是社群的问题、董事会的问题，还是员工的问题。外界不关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内部讨论，今天会议一结束，就没人会提起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希望 ICANN 能就这个问题做出答复，将其作为例子说明 ICANN 要如何更广泛地履行其职能。这个问题属于“不要只是嘴上说 ICANN 有多重要，而是要用实例证明 ICANN 有多重要。”

崔普缇·辛哈：

谢谢你的反馈。我们回去会讨论这个问题，下次将告诉你们具体日期。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崔普缇。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没问题。我想补充一下詹姆斯所说的。詹姆斯把这个问题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我还想对旦科刚刚提出的一个问题说几点，你问的问题是，我们作为社群需要董事会怎么做？我们是希望董事会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还是宁愿董事会把手放开一些？我们希望提高效率吗？问题出在何处？

我认为，在我们思考 ICANN 未来的战略规划所处的背景时，为什么 SubPro 这次变得更加复杂了？原因就在于自上一轮次以来，社群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很多新参与者、新成员加入了我们。ICANN 牵涉的利益比以往更为复杂，参与方也比以前更多。我们的一些流程变得更加完善。这是必需且必要的，但同时，这是否也在拖慢速度呢？

当我们展望未来 5 个财年的情况，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时，这是相关的，因为 SubPro 的时间安排，哪些人将参与进来，哪些人将提出申请，又有哪些人会与实际的申请人合作，这些都将影响社群在未来 5 年乃至 10 年的发展情况。我们所有人要如何协同合作，我们如何履行职能，这些又会对各种流程、社群与董事会及员工之间的交流等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整体。就像詹姆斯之前所说的，重要的不仅仅是定一个日期，还要考虑这个日期今后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因为可能十年后我还在这里。

贝基·拜耳：

很好，萨曼莎。还有其他人吗？

莎莉·科斯特顿：

我想附议一下萨曼莎和詹姆斯刚刚所说的关联性。我想向讨论组保证的是，我完全理解你们所说的。我想我们都能理解。对我来说，在今天的会议上这一点一直很明显，我们也在许多非正式会议、晚宴会谈和正式会议上讨论过这个话题。这是我们今天会议讨论的要点，我很高兴能够重点讨论我们面临的互联网治理问题，我想这也是你们提到的话题。对。在我们所有的双边会议中，我参加的双边会议中，也会如你们所期望的那样谈到这个话题。

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没有人说我们不团结，但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团结一致，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必须证明这个模型是有效的。我们过去几个月内针对这两个轮次建立起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我有信心能够满足我们制定的截止日期，也就是 4 月份的日期，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以及我在 GNSO 与董事会的会议上所讲的。

我经常谈到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我对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信任，我们对彼此的信任。我对外界说，对你们提到的利益相关方说，在 IGF 会议上说，在我们与政府、记者和博主的会议上说，他们需要知道这个模型是有效的，因为它就是这样。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我们一起合作，每个人都会对成果产生影响。流程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进。因为现在最坏的情况就是停止推进这个流程，不去交付我们一致同意要交付的内容，因为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如果我们的重点不再是它，我们将无法维持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而这将产生隐患。反之亦然。我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向外界证明，通过协同合作，我们将能够满足我们一致同意敲定的截止日期。我完全同意你们说的这一点。这的确是相互关联的，每一天我在我的职位上都能真切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谢谢。

贝基·拜耳：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 — 哦，会议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对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原本想说的是我们已经讨论了所有话题，但是我想问下阿什利和萨曼莎是否还有其他问题，或者听众席中还有人要提问吗？

萨曼莎·德梅特拉：

这是到了卡拉 OK 环节了吗？开个玩笑。

贝基·拜耳：

没准真可以。

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就免了吧。没有。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没有其他要讨论的了，但是我想补充一下莎莉最后提到的我们协同合作的能力。在我担任这个职位期间，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我认为我们真正地加强了 CPH 和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今天讨论组中的各位，观众席中的各位，你们能够腾出时间，能够轻松联络上你们，愿意来参加这些对话。

崔普缇和莎莉为举行每次 ICANN 会议而开展的社群外展工作，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进步。能够建立起这些关系，能够秉持合作的精神开启这些对话，而不是像过去有些时候那样，感觉会议中的双方持有两个相反的观点，我认为这对于签约方机构而言的确算是一种积极的进步。我只是想表达我对能够举行今天这场会议的感激之情。阿什利或贝基，你们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贝基·拜耳：

我只是想说一点，我觉得大家提出自己关心的话题的方式非常有意思。这些话题并不在议程的问题列表中。只是因为我们想要讨论这些话题。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非常实用。在这一周中各种问题一直在变化，但是大家在回答时都是即兴发挥。

萨曼莎·德梅特拉：

没错。这算是一种试错，因为上一次我们虽然准备了要讨论的问题，但是结果发现很多问题都被一些事情耽误了。所以，我们就想可以更灵活一点，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惊喜。

贝基·拜耳：

对。请讲，克里斯。请把麦克风传给克里斯一下。

克里斯·查普曼

(CHRIS CHAPMAN):

我是克里斯·查普曼。这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突破性想法，对于杰夫的发言和萨巴斯蒂安在前一场会议中所讲的。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的确很复杂，存在大量的依赖关系。共同依赖关系或者说相互依赖关系非常多。关键路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在发展、在演变，我们也开始理解并处理这件事，从我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角度来看，这的确非常令人鼓舞。

但是我的看法是，我们也需要评估另一方的关键路线。我希望不要变成这种情况：我们先自己走到我们这边关键路线的终点，然后你们再从起点到下一个关键路线对齐自己的路线。有意义的做法是，我们要将这两条关键路线重叠起来，以便看看在什么地方可以早点找到接合点。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很鼓舞人心，我想补充的是，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取得了一些不错的进展和合作成果。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克里斯。讨论组的成员都赞同这的确是一种有意义的方法。米凯莱举手了。

米凯莱·内伦：

没错。谢谢贝基。我是米凯莱。既然还剩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提出一个话题。本周大家可能已经从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以及一些员工那里听到关于对 RAA 修订案进行投票的事情，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目的我想肯定是在反滥用方面做出改进。我想提出的请求是，你们、董事会以及组织不要只是给我们一个回复说“不行，这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我们从头到尾完成了这整

个流程，目的是解决大家所感受到的差距。我希望你们能觉得这可以弥补差距，你们能够执行这些合同。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流程。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米凯莱。我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的，既然我们还剩一点时间，也就是投票及其进展情况。对于这个具体的话题，始终都伴随着一种可能的观点，那就是微型 PDP。我想确认一下，你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要不要这样做。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没有理解错你对跟进工作所说的意思。

米凯莱·内伦：

抱歉贝基。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能使用 PDP 或其他类似的工具。更多的是合同方面，2013 RAA 对我们内部做出了某些规定。我们有些人以特定方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很乐意根据合同的规定开展一些工作。ICANN 合规部和 ICANN 组织的其他方面表示这些还不够，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按照我们部分人所理解的方式那样执行合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提出这个建议性的新条款。

这是特定于合同的，与政策无关。在政策上，你也知道，我们很乐意参与政策制定，你们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我们众所周知的。所以，不是的，我说的不是不能有新政策的问题。我说的是合同条款本身。

贝基·拜耳：这是完全合理的。关于信任，我们讨论了很多。我认为，董事会表明对签约方机构给予充分信任后，又单方面决定移动终点，这种做法对工作的推进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对此的看法是一致的。

米凯莱·内伦：抱歉贝基。我说的不是董事会移动终点的问题，而是说 ICANN 组织回复我们说“不行，新的合同条款还不够。”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不是说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重要的是，我们主动联系你们，提出建议更改合作条款，目的是做出改进。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履行条款。你们能够执行合作。这样说能理解吗？

贝基·拜耳：理解了。知道了。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谢谢贝基。谢谢米凯莱。我想提出一点。欢迎参加了谈判的任何员工也对此发表看法。在我们寻找方法来解决这一点，米凯莱，和这个具体问题时，我们确定的原则之一就是：如果我们要开展这项工作，则必须是 ICANN 合同合规部可以执行的。我们从这个原则出发讨论我们提到的每个问题，仔细检查每一项合同条款。我可以代表 ICANN 员工做出的汇报是，他们对新的合同条款确实是可以执行的持同意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发布条款以征询公众意见上达成一致。我看到杰米 (Jamie) 拿到了麦克风。希望他能对这一点做出肯定。

杰米·赫德伦

(JAMIE HEDLUND):

是的。谢谢萨曼莎。这完全正确。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谈判。我们的职责并不是就这个政策应该这样写，不应该那样写发表看法，而是应该就政策是否清楚明白，是否可执行的进行表态。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无法履行现在的这些义务”。我们履行了。我们拥有帮助履行这些义务的工具，我们从来没有就哪些政策需要改进或采纳发表过意见。但是随着新政策的制定，新义务的出现，为了能够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合规部确实非常希望能够提出建议，以确保这些政策是清楚明确且可执行的。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杰米。阿什利，抱歉刚刚没看见你举手了。

阿什利·海内曼:

没关系。是的。我是阿什利，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我想补充一下米凯莱所说的。我们很期待看到这些修订案产生效力，并希望其顺利通过。我们关心和迟疑的是，似乎社群中的其他人都将其简单地解读为会造成如洪水般的 PDP。我们不反对新的 PDP。如果真的要出现新的 PDP，我们希望知道是微型 PDP 还是其他类型的，这些 PDP 是不是基于事实和数据的，而不是说开启像“解决全球饥荒”这样宏大的 PDP。

重申一点，我认为审视这些修订案，尝试寻找方法来衡量其效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我想再说一次的是，ICANN 工具箱中有很多可以使用的工具。我们可以不要事先假定必须使用 PDP，我们肯定还有其他办法，但是我确实很希望能够与更广泛的社群就这些问题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我可以代表注册服务机构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正在集中全部精力努力通过这些修订案。如果没有通过，对我们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可能从今天这场会议上来看似乎注册服务机构没有积极参与下一个 PDP，但事实是，我们先克服这个障碍吧。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克服这个障碍，将非常令人失望。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我知道这个问题在与 SO 和 AC 的其他会议中也出现过。GAC 向我们具体询问了倾听会的事情。詹姆斯说得非常清楚，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是微型 PDP 还是其他什么，我们都必须先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先通过这个。我们不会在这期间又启动其他工作。艾伦。抱歉。然后是杰夫。艾伦先发言，然后是杰夫。抱歉。

艾伦·伍兹 (ALAN WOODS)： 非常感谢。我是艾伦·伍兹。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在里面吗？

杰夫·纽曼：

在的。是的。在里面。我常常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我们通过并规划投票流程时，当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投票后，会再隔大约 2 至 3 个月的时间董事会才会真正地开始规划投票。正如阿什利所说，我们急切希望能早点完成这项工作，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也希望如此，目的是展现社群的力量，展现我们大家共同支持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如果投票在 11 月结束，就真正地开始投票并签订合同以继续推进工作，因为我们往往发现这个官僚组织的办事速度非常慢，即使注册管理机构已完成投票，并在

11 月批准通过，还是会等到差不多第二年三月份董事会才会宣布其将开展投票，然后他们会再等几个月才会真正地完成合同签订。所以，董事会有没有想过，在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完成并顺利通过之后，他们是否可以加快一点速度，签订合同或批准合同？

贝基·拜耳：

谢谢杰夫。我不太清楚有 3 至 4 个月的时间间隔，我不知道这期间涉及哪些工作，但是鲁斯 (Russ) 可以告诉我们。

鲁斯·维恩斯坦

(RUSS WEINSTEIN)：

你们好，杰夫和贝基。我是员工鲁斯·维恩斯坦。我们先来看一下杰夫提出的话题，然后再回头讨论米凯莱提到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的投票时间表是这样的。投票在 12 月 8 日结束。在 12 月 8 日结束时，我们会放假停工。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能够及时投票并顺利通过，这也正是我们在努力完成的事情。然后交过董事会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完成一些准备工作，以便董事会能采取行动。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我们在不断地定目标，制定合理的时间表，确保我们能够实现它们。我会尽量设定每次都能实现的预期目标。如果能提前完成则更好。但是，我估计董事会最晚要到三月份才会采取行动，也可能会早一点。在合同方面，我们必须在所有一切生效之后提供 60 天的通知期，以便大家有时间了解新的预期目标。我认为这是个很完善的计划。说实话，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全力以赴完成投票流程。我们应该让计划顺其自然地完成，而不是为了缩短一个月而更改时间表。

关于米凯莱提到的话题，杰米也谈到过。为了能够解读这些合同，今天在座的来自法务部、合规部、GDS、OCTO 的整个团队都在齐心协力地开展这项工作。我们与签约方机构合作开展这项工作。我对此十分期待，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对真实情况的逐步了解，我们应该继续开展相关讨论，评估我们可以如何继续改善和推进。我认为我们作为一家组织，作为一个行业，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今后打击滥用行为上会取得越来越大的进步。合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然后社群才能继续推进这项工作。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鲁斯。詹姆斯在讨论中提出的一点和阿什利的观点不谋而合，那就是数据，对于新修订案的效果，在我们思考需要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之前先获得相关数据，这一点不无道理。艾伦？

艾伦·伍兹：

非常感谢。我是艾伦·伍兹。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就来谈谈这一点吧。这点没有在议程问题列表中，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但我们之前也谈到过。有没有人想就 IGO 分享任何新情况？如果还有剩余时间的话。谢谢。

贝基·拜耳：

我不知道玛丽 (MARY) 今天有没有来参加会议，我之前问过玛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正在敲定相关的时间表，并且很快就会公布。工作正在开展中，正在朝着尽快完成这项工作的方向努力。我个人不知道时间表是怎样的，但是我——哦，玛丽来了。

玛丽·王 (MARY WANG): 大家好，我是来自政策团队的玛丽·王。如果有人没有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和来自 GDS、法务部、IT 和其他职能部门的同事一直在合作，从各个方面实施 IGO 二级保护。很显然，其中有一两个话题是 CPH 和社群成员特别关心的。

这包括有效权利的实施，以及董事会在 4 月批准的政策建议。当然，我知道本周早些时候有人也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询问为 IGO 制定永久通知系统的进展情况如何。所有与二级保护相关的这一切问题。我就不赘述了，但是基本上而言，贝基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此前就想给所有这些不同的工作阶段制定一个非常初步的时间表，并在 ICANN78 会议上与社群分享。正如贝基所说，我们正在敲定这些时间表，我们希望能与所有人分享。需要重申的是，时间表只是初步的，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确实希望能够在本次会议结束后尽快与大家分享。

贝基·拜耳: 谢谢玛丽。好的。还有其他要讨论的吗？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人举手。萨曼莎和阿什利，有请你们发表结束语。

阿什利·海内曼: 我简单地说几句吧。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和我们之间的会议，参与有建设意义的对话。谢谢。

萨曼莎·德梅特拉: 是的。十分同意。但是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 GNSO、董事会、秘书处和支持人员，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付出，确保会议能够顺利举行。谢谢你们。

贝基·拜耳：

谢谢。今天的交流非常有意义，虽然稍稍偏离了计划，但是我希望我们将继续推进工作。艾伦，我每次都会给你机会随意提出一个问题。非常感谢。不过话虽如此，他也知道即使我不给机会，也无法阻止他这么做。好的。谢谢大家。我们很快会再见面。

[会议记录结束]